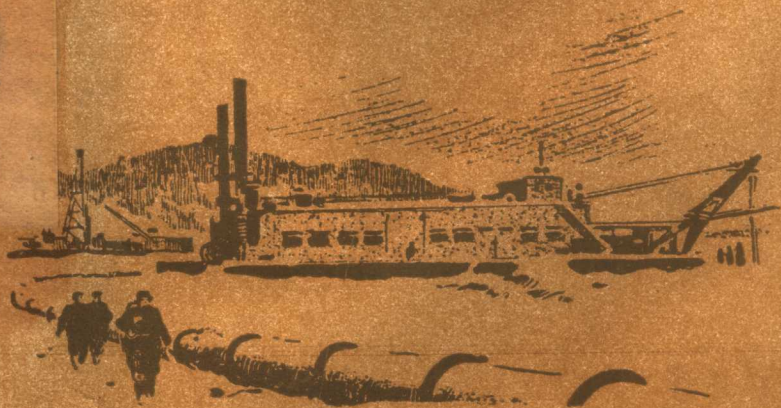


阳光照耀着白古里

梅得尼可夫著



陽光照耀着日古里

〔苏联〕 梅得尼可夫著

黃長需譯

时代出版社

1957年·北京

111170
А. Медников

СВЕТ

В ЖИГУЛЯХ

Профиздат 1953

內 容 提 要

本書以苏联建筑古比雪夫水电站为題材，叙述建筑者們怎样在嚴寒中和冰雪搏斗，在初春和流冰搏斗，緊接着又和泥濘的道路及洪水搏斗。他們在党的領導下，打破陈腐的施工季節性，运用最新的技術設備，实行先進的操作方法，突破一切难关，完成了世界上空前的水电建設工程。書中随处夾叙文娛活动和家庭生活，文字生动活潑。

本書有很大的鼓舞作用，可供基本建設工作人員閱讀。

时代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 45 号

(北京阜外百万庄出版大樓)

新華書店發行

北京五十年代印刷厂印刷

北京第三裝訂生產合作社裝訂

1957年4月北京初版

1957年4月第1次印刷

開本：787×1092 1/32 印張：4—26/32 字數：102千字

1—6,000冊 定價(7) 0.42元

統一書号：10013·12

定 价：0.42 元

目 次

冰的冲击.....	2
从顿河到伏尔加河.....	2
和冰作斗争.....	19
日古里的春天	55
区指挥部	55
为保衛圍堰而搏斗.....	62
流冰	81
“大水”	89
地下水	117
“洪峯”	122
巨大的混凝土工程	130
朝着计划的标高前进.....	130
新的阶段.....	138

CAB/6/20.

冰的衝击

从頓河到伏尔加河

冬天，日古里刮着刺骨的列風。風在深谷里尖叫着，咆哮着，襲击着樹木茂密的谷地中的道路。暴風雪在山里很受拘束，当它冲到寬闊的結冰的河面时，就把積雪吹起來，吹成緊得像柱子般的旋風。

山坡上的樹木在嚴寒中冻得瞬啪作响。冻透的土地漸漸硬得像石头，而河面上的堅硬的冰殼越來越厚了。

初冬，从橫越日古里山脊的“Π 0 — 2”号輕便班机上，可以看到距离斯达維罗宝里不远的“古比雪夫水电站”的建筑工程。大概，也只有从飛機上才能看到这一建筑工程的全景。

飛機自右岸起飛，先飛过那寬寬的峽谷的上空。甚至在高空中也看到峽谷里的情况。到处烟霧騰騰，还有各种建筑物，電綫杆子沿着岸边延伸着，而在基坑里，地面像一个棋盤，白色的地方是雪，黑色的地方是土坑。

飛機接着在板樁柵和堤坝的上空飛过；板樁柵和堤坝順着一片白色的雪地延展，簡直像几条粗壯的黑綫条。伏尔加河在拐弯处都是荒涼的，可是这里却密密地“住滿”了冻在冰上的汽艇、拖船、浮動打樁机、駁船，好像这支船隊正在逆流上行，而驟然被嚴寒阻住不能前進，現在困在冰上过起冬來了。

正是在將來的堤壩閘門隔開河水而形成一個新的大水庫的地方，飛機越過了伏爾加河。現在在這個未來的“海”的海底上所能看到的，只是隱在大片森林、寬闊的田野和黑點般的鄉村中間的一個小市鎮的建築物。

河中心顯現出許多吸泥船的船身。這些吸泥船和普通船只很相像，只有船尾上的金屬樁柱和船上的吸泥機濾框才表明它們的技術作用。輸泥的輸送管從吸泥船上一直延伸到河岸上，好像這些船是在伏爾加河的冰上爬着似的。

秋天從斯大林格勒造船場駛來的兩只性能超強的吸泥船，在這裡特別觸目。一只停在圍堰外邊的稱為基坑的中心部分，另一只的船舷上漆着紅得發亮的“斯大林格勒一〇〇一號”的字樣，它停泊在河岸附近——土壩的外邊。

“斯大林格勒一〇〇一號”吸泥船是從河底里汲取泥土的，和開鑿運河、挖掘深壕的吸泥船不同。它用船上發動機的全部力量向圍堰堰身汲送泥土。吸泥船不能在一處地方停留過久，因為它總是應該從右岸向左岸移動，很快地從它所能達到的深處汲取泥土。

“斯大林格勒一〇〇一號”試圖突破伏爾加河的厚冰層。在這艱苦的進軍的時候，由船長維克托爾·賀留斯特和第一汽錘長亞力山大·列別結夫駕駛着這只船。他們兩個人都是日古里的新人物，幾星期以前才從齊姆梁水電總站來到這裡。

吸泥船船長和他的助手們在掌握這只船的最初的困難日子裡，都住在船上。這只船是新型的、出廠的第一只船：像“斯大林格勒一〇〇一號”性能這樣強大的吸泥船，無論在我國或世界的水利工程的實踐上，都是不曾有過的。

在齐姆梁水电总站，維克托尔·賀留斯特和亞力山大·列別結夫冲積了一个三十公里長的大土堰。“五〇〇一六〇”型的汲泥船是当时最大的汲泥船。这种汲泥船一小时能汲五百立方公尺的稀泥，並用輸送管把它們輸送到六十公尺高的地方。

在齐姆梁（建筑者們把頓河的这个水利总站簡称为齐姆梁），維克托尔·賀留斯特就是担任这类船只——共青团員汲泥船——的船長。他的船停泊在一个小小的、微藍的、水源來自頓河的挖泥灣子里，並且用輸送管把稀泥輸送到几百公尺以外的地方。这只汲泥船的生產力比它的預計能力高出很多。在工地上，很多人都知道最优秀的水利机械化指導者之一的名字維克托尔·賀留斯特。

1951年晚秋，大約在伏尔加—頓河通航运河通航前半年光景，那时主臺的工程已經接近完成，草原上高高地聳起積成蹄鉄形的大沙土堤——未來的齐姆梁海的海岸，於是水利机械化工作者中的优秀船員，便开始逐漸到其他工地去了。

維克托尔·賀留斯特和亞力山大·列別結夫是最初几批从頓河到伏尔加河去的兩個人。一天早晨，这两个建筑者起身上路了，因而送行的人很少，好像賀留斯特和列別結夫兩人是去休假，或者是去开会，而不是經過难忘的三年工作以后离开这个工地。天空在下雨，大堤、高架桥、大鉄鳥似的桥式起重机的輪廓，越來越模糊地在月台后面慢慢地消失了。

中午，賀留斯特和列別結夫到达了斯大林格勒，住在旅館里。旅館对面是一个大白貨店。这两个水利机械工作者購買了冬季用品：高腰毡靴、套头的絨絨衣、厚襯衣。

他們用了几天工夫去看戲，參觀博物館，參觀察里津^①保衛戰和斯大林格勒保衛戰的戰蹟。

賀留斯特和列別結夫參觀了過去“前沿陣地”的全部戰綫。這一條戰綫沿伏尔加河河岸長達六十公里。在那里，在花崗石台腳上陳列着坦克，坦克上刻着某團和某師曾在這一戰綫上作戰的詞句。

他們也到過自古以來傳說的馬馬耶夫崗。列別結夫沒有能夠參加戰鬥，因為當時他還在上小學，以後在羅斯托夫航海學校唸書，這已經是在戰後了。賀留斯特在整個戰爭期間是在海軍服務。現在賀留斯特順着有些地方還保留下來的戰壕走，心情很好地微笑地留神看着列別結夫有時拾起一個長鏽的被子彈打穿的鋼盔，有時拾起一個打壞的彈筒，有時又拾起一些砲彈的碎片。

他們登上丘陵的頂峯，很興奮地環視着這座光榮的俄羅斯城，眺望寬闊的伏尔加河及左岸平坦的草原。他們以不同的心情看這些被人歌頌的地方：列別結夫在羨慕朋友的戰鬥經歷；賀留斯特在回憶經歷過的戰爭年月。

當希特勒匪徒逼近維克托爾·賀留斯特的故鄉時，他才十四歲。這個男孩子不願意留在故鄉和敵人在一起，徒步從家里走出來。他在到蓋尼柴夫斯克和馬利烏坡里之前，在草原一帶流浪了很久。在馬利烏坡里，維克托爾請准收留他在戰鬥艦上当見習水手。

這是一隻“海上獵艇”。賀留斯特在艇上当見習水手，給摩托

① 斯大林格勒城的前名，叫察里津。——譯註

手当學生。他从小就爱好各种机械。維克托尔有一次在家里做出一輛用脚蹬着走的四輪車，他坐着这輛車在村道上走，使許多鄉下男孩子感到十分驚奇。

他以后又在屋旁造了一个大風車，接上一个發电机，在自己的板房里裝上了电灯。可見他从小就能够切合实际地运用机械並且具有一个善於分析各种槓桿、傳送机、联接机的复雜裝置的人所具有的那种技術直覺。

可是賀留斯特的技術才能，也可能被埋沒，如果年長的同志們沒有發現他的这些才能的話。但是他們馬上就注意到这个能够独立思考、有毅力、爱劳动，特別爱好“海上獵艇”机艙的小伙子了。

这个見習水手能够几小时不停地用心看着机械長馬特維依·維什年科夫做工作。多少年來，賀留斯特对他一直怀着感激和衷心怀念的感情。共產黨員維什年科夫耐性而又用心地教導这个年輕的水手，像教導兒子那样，把自己多少年來做艦船机械师的經驗全部傳授給了他。这个有些嚴厉寡言的、但是善良的、好心腸的人，非常爱好艦船上的机械，特別喜爱机艙里合乎理想的清潔和秩序。他教導这个見習水手要热爱机器，把它当作一个有生命的、有智慧的、工作能力很强的生物來看待。

可是在战艦上——在“海上獵艇”上，有許多使人看不够的和使人驚異的东西。維克托尔研究了有时会关系到战斗結局和人的生命的兵器。

他参加了海上的战斗，以后又参加了陸上的战斗，参加过刻赤附近的登陸作战。

以后賀留斯特被調到波罗的海。他在这里進了一个設備完

善的船舶修理厂。上级把这个水手送到机械训练班去学习。賀留斯特以优良的成績在那里畢業。接着，他便在一个船舶修理厂工作，后来当了艦上的机械师。水手維克托尔·賀留斯特就这样在海軍中獲得了战斗的和技術的训练，得到了艦船机械师的知識和实地經驗。

在海軍里服务的时光，一个月接一个月地过去了。

守紀律的、永远是軍人模样的賀留斯特，养成了作事絲毫不差和善于思考的習慣。这种習慣和他那种在緊要关头應該迅速採取决定的果断精神結合起來了。这个年輕的机械师的謙遜寡言，和他那坚决果敢地貫徹自己的决定的青年团员的性格，是在船上培养起來的。

他來到这种非常穩定的汲泥船上时，就是这样的一个人。賀留斯特駕駛汲泥船还完成过这样一次航行：引導这只技術船通过第聶泊河，駛進黑海，然后又駛進亞速海，通过頓河，駛到齐姆梁地方的哥薩克村庄。

后来这个業已著名的建筑者，不止一次地幻想有那么一天，他能够順着新开濬的齐姆梁海繼續向前航行，駕着自己的汲泥船，通过运河，从頓河駛入伏尔加河。

……賀留斯特和列別結夫从斯大林格勒到古比雪夫去了。当时在伏尔加河上，在日古里山中，已經大規模地展开了建筑工程，那里需要有經驗的水利机械工作的領導人。

*

*

*

右岸水利机械化地区总工程师維克托尔·依万諾維奇·尤施忱閣，过去是伏尔加—頓河通航运河工程的参加者。他建議賀留斯特和列別結夫領導性能強大的汲泥船“斯大林格勒一〇

“一千号”——工地上的人簡單地管它叫“一千号”——的全体船員。这只船一小时汲泥一千立方公尺。全船共計有几十架各种性能的發动机、起重機、絞車、压水机、以及需要加以試驗和安排的各种电动机的复雜仪器。

在困难的冬季条件下，工作更复雜起來。“一千号”是日古里技術船隊的旗艦，它必須实现水利技術中前所未有的創举——从以往的季节性的工作，过渡到全年工作。

在齐姆梁水电总站，甚至在十二月剛結冻的时候，汲泥船就要去進行長時間的冬季大修。因此，不僅在春、夏、秋三季，而且还要在刺骨的嚴寒中从河底下挖泥，要在“滿水”氾濫时候，要在春季洪水暴漲的时候，压出成百万立方公尺的稀泥，这实在是一樁革新的事情。

全年不停地進行工作，必然能有巨大的成績。在日古里，由於絕對必要，所以一定要这样作。水利机械工作者必須在一年內把一千八百万立方公尺的泥土压出來。毫無疑义，工地的汲泥船要全年不停地淤填，才能把这大批东西“消化”下去。

总工程师和新來的兩個建筑者在自己的办公处——离河不远的峽谷斜坡上的一个小木房里，也商量了这件事。尤施忱闊的办公室是个四方形的房間，順牆放着木板櫈，一張辦公桌，几个旧式的電話机和一个小保險櫃，佈置得像工地所常見的那样簡單朴素，切實实用。

賀留斯特和列別結夫把木板櫈挪得靠近辦公桌坐下，为的是能看見总工程师指給他們看的圖样和圖解。他們兩個人都穿着同样的深藍色海軍制服、熨得筆挺的褲子和帶銀鈕釦的短外衣。

身量不高、很活潑的賀留斯特，遠看，別人總以為他是個少年人。可是他那果斷而敏捷的動作，却使人感到他那從艦船的服務中鍛鍊出來的肌肉是強壯而又富有彈性的。

列別結夫的头髮是淡黃色，寬闊的前額上總是披着几綹亞麻色的頭髮，長着一付微藍的眼睛，舉止從容。賀留斯特的剪得短短的頭髮直立着，他那整個端莊的面孔和尖顴骨、直下巴，同他那笨拙的舉動配合得很好。

現在，這兩位水利機械工作者和尤施忱闊談話的時候，他總是聽的比自己說的多，盡量記住總工程師的指示。

“請說得明確一些，現在船是怎樣的情況？”尤施忱闊以不滿意的聲調問道。

他帶着惱怒的神情望着兩位建築者，雙肘支在桌子上。這是個中等身材的人，微長的面孔，大腦袋，不能說頭上是光光的，但是鬢下的几根稀疏的頭髮，已經蓋不上他那白而透紅的頭皮了。總工程師的下嘴唇被一個很深的傷疤分為兩段。傷疤雖然沒有毀壞他的面容，可是當尤施忱闊大笑的時候，他的笑容就有某種使人發笑的小孩子似的表情了。

“請您說說，賀留斯特，”他重複說道。

賀留斯特已經將船上的各種機械，作了几次試驗性的開動，發現許多結構上的小毛病。這些小毛病，在試驗新型機械時是常常碰到的，儘管已經不是在工廠的試驗架上，而是在使用的時候。

“我們給工廠寫信，”他用不大願意說話的語氣回答道。

“你們就這樣做吧，你們創造性地去試驗機器吧，結構工程師會感謝你們的。不過你們還是着手挖泥吧。我們應該在入春以

前，筑好圍堰！”

“維克托爾·依萬諾維奇，要是卡在冰里，應該怎麼辦呢？”
列別結夫微笑着說，顯然他並不高兴。

“應該怎麼辦？應該工作。冬天也是可以淤積泥土的。請作精神上的準備吧。”

“我們一定作精神上的準備，一定作精神上的準備，”賀留斯特絲毫沒有笑容地說道。

“問題就在這裡！咱們的事情有許多地方還需要改善。”尤施忱闔用電木梳子梳梳自己的頭髮。也不知道這種習慣了的動作是能使他心裡安慰呢，還是他不由自主地作的，可是無論怎麼說，他在談話時梳了四次頭髮，任何一個婦女都要對他的仔細自愧不如了。

“咱們在船尾艙里安上電爐，烤暖船身的牆壁。這樣去破冰可以容易些。這個主意怎樣，可行嗎？”尤施忱闔兴致勃勃地問道。

“試試看吧？”賀留斯特和列別結夫一齊同意了。

“汲器的濾框上的空隙和濾框與船身之間的空隙，都要清除積冰。例如你們的隣船——总工程师是指“斯大林格勒一〇〇二號”汲泥船說的——幾乎使汲器的銑刀都結上冰。這是一種不容許有的疏忽大意。不過那只船是往基坑開，而你們是要穿過伏爾加河。這個任務是新的，是重大的，我們應該同心協力地去完成它。”

“一定會是困難的，”賀留斯特率直地說道。“其實這還是在試驗，不過建築工程是不能等待我們積累經驗的。”

“困難？誰又說過是容易的呢？誰又向伏爾加、頓河的建筑者

們說過將有平坦的道路在日古里等待着他們呢？瞧，伏尔加河！”尤施忱闊朝着窗戶把頭一擺。“當心，它在冰底下是很安靜的，可是逢到冬天和春天，它就要對我們作猛烈的抵抗了。我要警告你們不要有這樣的一個錯誤見解：雖然我們有好機器，不過這不是說這裡的事情一按鈕就行了！這是一場巨大的搏鬥。而且還會很激烈。所需要的，不是喜歡過順利生活的人，而是黨所培養的戰士。”

“您想要說服誰嗎？維克托爾·依萬諾維奇？”賀留斯特不慌不忙地問道。

“想說服你們，包括我自己在內，”尤施忱闊想了一想，笑道。
“對嗎？”

“不需要說服我們。明天我們就開始挖泥。濾框已經放到冰下去了。”

“好吧，好吧。請記住總任務——淤積圍堰，並且在開春以前趕到左岸，利用切爾奇島的掩護。你們就在那里躲避流冰。”

* * *

幾天過去了。“斯大林格勒一〇〇一號”的主要由以前的伏尔加—頓河通航運河工程的參加者們組成的全體船員，竭力使這隻船的工作趨於正常。賀留斯特和第一機械師米海依洛·薩列耶夫改變了主要發動機的擦油方法，因為工廠在造船時候，沒有考慮到凜冽的寒氣。然後他們又在機艙的所有房間里和住人的艙里，安上取暖設備。

在這期間，列別結夫不得不在伏尔加河的堅硬的、任風擺佈的河面上消磨許多時光。列別結夫是個世襲的海員，他對一切與水有關的事或水上工作的愛好，大概是从他的當引港的祖父和

当机械师的父親那里遺傳下來的。

水利机械工作者們不断地把冻在冰上的汲泥管从冰上敲下來。在嚴寒中和机器打交道，不是容易事情。即使戴着大手套，鉄仍然冰冷得粘手。汲泥管的零件，也和这只性能超强的汲泥船上的各个部件一样，尺寸既大，分量又重。一个人甚至不能給大鉄索打一个普通結子，因为这种大鉄索，有三十九公厘粗，彈力很大。不很大的机械零件，都是沉得非得用絞車來移动它們不可。

許多船員都从宿舍搬到船上住，为的是很快地把船上的新式机器調整好。

尤施忱闊一來到船上，第一件事就是到机艙和住人的艙里去看看。尽管“斯大林格勒一〇〇一号”几乎是不离原地，或者只不过左右微微簸动，彷彿是用汲器濾框的象鼻狀管去触水內工作面的土層，可是上到甲板的人，就有船在移动的錯覺。这种錯覺，在机艙和船員艙里特別厉害。机艙里由於若干巨大的發动机 的振动，牆壁都在顫动。

这些船艙成了住屋，里面有若干臥床，有放內衣和放書籍的小櫃櫥，有电爐和小鉄爐。鉄爐子是設計師所不曾計劃到的，現在却防禦着从船舷小圓窗里吹進來的冷風。在挪到电爐子前的小檯子上，正烘烤着毡靴和棉褲。桌上放着尺和一堆有关水利工程的厚厚的書籍。在碟子里还放着吃剩下的殘飯。总而言之，这里籠罩着生活簡單、工作忙得不可开交的單身漢的住所的气氛。

尤施忱闊是土生土長的莫斯科人，可是由於多年來不断地从这一个建筑工地搬到另一个建筑工地，他已經習慣了建筑者的行軍式的朴素生活。

这位总工程师在上層甲板的駕駛室里，找到了賀留斯特和

列別結夫。

駕駛室，或者按船上的叫法，干脆把它叫作挖泥汽鏟室（工人們为了簡便，用簡單的、叫得响亮的挖泥汽鏟这个字來代替挖泥汽鏟長这个長字）这是一个玻璃牆壁的正方形的房間。緊靠着玻璃牆壁，就是操縱台。操縱台很像一個高高的鋼琴，不過沒有琴鍵，只有按鈕。挖泥汽鏟長的操縱指示，从操縱台通过一股一股的粗大的電綫和電流開閉器，傳到絞車的發動机和起重機去。

挖泥汽鏟長只要像鋼琴手“快彈八度音程”那樣，把操縱台上的幾個鈕一按，汲泥船就開始在工作面上動作起來，濾框上的旋刀一舉一落地向河底撞擊，一股一股的稀泥帶着一種壓力，順着汲泥管流起來。

汲泥船在水面開動的通常條件下，就是這樣的。可是現在船身是卡在冰里了。這就使全部慣用的和正常的駕駛方法，對失却必要機動性的汲泥船無能為力了。

當尤施忱闊走進挖泥汽鏟室的時候，賀留斯特正站在操縱台旁，用大姆指和食指按各種顏色的按鈕，徒然地想要“卷動”，就是說想要拉緊特殊的大索，把船有時向右轉動，有時向左轉動。這是在工作面上挖掘時所使用的一種通常方法，並且在齊姆梁水電總站建筑工程中，博得了很大的聲譽。

可是現在厚厚的冰層成了挖泥汽鏟的障礙。汲器上的巨大旋刀幾乎絲毫不動，而且因為只在一個地方挖泥，汲進泥管的是水多於泥。因此在抽水機的機械里，放電的程度，或者像建築者們所說的“真空”的程度，總是在變動，這只船好像因為受到強大的震動在顫動着。

“我們簡直是在抽水，該死！”賀留斯特愁悶地說道。